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注疏卷三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駿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貢生臣鄧友雲

謄録舉人臣王藻

禮記注疏卷三十一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明堂位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注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辟王也音義朝直遥反注及下皆同辟音避一本作辟王王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注天子周公也負之言倍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戸牖之間周公於前立

焉音義斧音甫依本又作扆同於豈反注同鄉許亮反偝本又作背音倍屏並經反牖音酉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注朝之禮不於此周公權用之也朝位之上上近主位尊

也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爲蔽塞者新君即位則乃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音義采七在反塞先代反注同又先則反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本或無周公之字近附近之近藩本又作蕃方元反下同壹見壹又作一下賢遍反下同要一遥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義及諸侯夷狄所立之處各依文解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者此以下一經明朝位之法周公已居天子位餘有二

公而云三公者舉國本數言之中階者南面三階故稱中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者侯對伯爲尊故在阼階阼階近主位也案諸伯以下皆云之國此云位者以三公既云中階之前不云位諸侯在諸國之上特舉位言之明以下皆朝位也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者皇氏云在東門外之南故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者皇氏云在南門外之西故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者皇氏云在西門外之北故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者皇氏云在北門外之東今案經云東上則宜在北門外之西故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皇氏云在應門外之西此是九州之牧謂之采者以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故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注云取其美物以當穀稅采亦是事言各掌其當州諸侯之事即此注云牧居外而糾察之是也四塞世告至者此謂九州之外夷鎮蕃三服夷狄爲四方蕃塞每世一來朝告至或新王即位而來朝

或已君初即位故云世告至也注正義曰周公攝王位者攝代也以成王年幼周公代之居位故云攝王位然周公攝位而死稱薨不云崩魯隱公攝諸侯之位而稱薨周正諸侯者鄭箴膏肓云周公歸政就臣位乃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於君位不稱薨云何又玄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云不於宗廟辟王也者案覲禮諸侯受次于廟門外也覲在廟今在明堂故云辟王謂辟成王也天子周公也者以周公朝諸侯居天子位故云天子周公也故大誥云王若曰鄭云王謂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王肅以爲稱成王命故稱王與鄭異也王肅以家語之文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用衛宏之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與王肅異也云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者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令云斧依故知爲斧文屏風於戶牖間皇氏云在明堂中央大室戶牖間上近主位尊也者三公則東上侯尊於伯故在東子尊於男

亦在東是上近主位尊也云正門謂之應門者以明堂更無重門非路門外之應門以爾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李巡云宮中南嚮大門應門也應是當也以當朝正門故謂之應門但天子宮内有路寢故應門之内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云二伯帥諸侯而入者案顧命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是也云牧居外而糾察之也者伯既領之入應門故牧居應門外糾察諸侯後入不如儀者引周禮侯服歲一見以下是大行人文也引之者證夷狄世一見則經之四塞世告至是也其夷狄之名此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案職方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爾雅釋地文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不同者爾雅釋地所云謂殷代此明堂周公朝諸侯及職方竝謂周禮但戎狄之數五六不同故鄭志趙商問曰職方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注云周之所服國數明堂云朝位服事之國

數夷九蠻八戎六狄五禮文事異不達其數故鄭答云職方四夷謂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六或五兩文異爾雅雖有與同皆數爾無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也如鄭此言夷狄之名既無別國顯其名數或六或五不可知也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注朝於此所以正儀辨等也疏正義曰所以朝諸侯於明堂者欲顯明諸侯之尊卑故就尊嚴之處以朝之注正義曰朝於此者解周公所以朝諸侯在此明堂之意云正儀辨等者大司馬職文彼云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鄭略言之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注以人肉爲薦羞惡之甚也音義紂直九反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

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注踐猶履也頒讀爲班度謂丈尺高卑廣狹也量謂豆區斗斛筐筥所容受音義相息亮反頒音班量除音亮注同區烏侯反筐音匡筥紀呂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注致政以王事歸授之王功曰勲事功曰勞疏正義云此一節明周公有勲勞之事以殷紂亂天下周公相武王而伐之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攝之有大勲勞於天下所以封周公於魯行天子之禮樂及四代服器脯鬼侯者周本紀作九侯故庾氏云史記本紀云九侯有女入於紂侯女不好淫紂怒殺之九與鬼

聲相近故有不同也武王崩成王幼弱者家語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則以為武王崩成王年十歲是幼弱也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者周公攝政三年天下太平六年而始制禮作樂者書傳云周公將制禮作樂優游三年而不能作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則為人子不能揚父之功烈德澤然後營洛邑以期天下之心於是四方民人和會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而況導之以禮樂乎其度量六年則頒故鄭注尚書康王之誥云攝政六年頒度量制其禮樂成王即位乃始用之故洛誥云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是攝政七年冬也鄭云猶用殷禮者至成王即位乃用周禮是也其周公制禮攝政孔鄭不同孔以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至明年攝政管叔等流言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時成王年十四即位攝政之元年周公東征管蔡後二年克之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除往年時

成王年十六攝政之三年也故詩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得攝政七年營洛邑封康叔而致政時成王年二十故孔注洛誥以時成王年二十是也鄭則以爲武王崩成王年十歲周書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年十二十二月喪畢成王將即位稱已小求攝周公將代之管蔡等流言周公懼之辟居東都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等流言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既喪謂喪服除辟謂辟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明年成王盡執拘周公屬黨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罪人周公屬黨也時成王年十四至明年秋大熟有雷風之異故鄭注金縢云秋大熟謂二年之後明年迎周公而反反則居東之元年時成王年十五書傳所謂一年救亂明年誅武庚管蔡等書傳所謂二年克殷明年自奄而還書傳所謂三年踐奄四年封康叔書傳所謂四年建侯衛時成王年十八也故康誥云孟侯書傳云天子天子十八稱孟侯明年營洛邑故書傳云五年

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時成王年二十一明年乃即政時年二十二也禮旣是鄭學故詳具焉注正義曰致政於王事歸授之者案洛誥云朕復子明辟是以王事歸授之也云王功曰勲事功曰勞者是司勲職文彼注云王功輔成王業若周公也事功曰勞者注云以勞定國若禹也周公則勲勞兼有也

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注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井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

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音義乘繩證反注同俾必爾反本又作畀下同縢大登反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注同之於周尊之也魯公謂伯禽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注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大路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韣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疏正義曰自此以下皆爲周公有勳勞之事故成王特賜魯家用天子之禮兼四

代服器各隨文解之注正義曰云曲阜魯地者案費誓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又案定四年左傳封於少皞之虛臣瓚注漢書云魯城內有曲阜逶迤長八九里云加魯以四等之附庸者魯受上公五百里之封又加四等附庸四等謂侯伯子男也案大司徒注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總為二十四同謂百里也既受五百里之封五五二十五為二十五同又加二十四同故云積四十九開方計之得七百里云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者案左傳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案論語千乘之賦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諸侯之地三百里而下未成國也公則五百里侯四百里計地餘有千乘故謂之成國引詩魯頌以下者詩頌閟宮文也引之者證魯廣開土宇兵車千乘之事云朱英綠縢者言以朱為英飾以綠為縢約也同之於周者謂同此周公於周之天子云魯公謂伯禽者尚書費誓云魯侯伯禽宅曲阜時伯禽宅魯周公不之魯

故公羊文十三年傳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言若周公之魯恐天下歸心於魯故不之魯使天下一心以事周知孟春是建子之月者以下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若是夏之季夏非禘祭之月即是周之季夏明此孟春亦周之孟春又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此孟春是建子之月也云魯之始郊日以至者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既破周為魯故云魯郊日以至云大路殷之祭天車也者以下文云大路殷路知祭天車者以祭天尚質器用陶匏大路一就故知是祭天所用也以尊敬周公故用先代殷禮牲用白牡車乘殷路云弧旌旗所以張幅也者弧以竹為之其形為弓以張縿之幅故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注云弧以張縿之幅云其衣曰韣者謂此弓之衣謂之為韣云天子之旌旗畫日月者周禮日月為常

又云王建大常此云日月之章與天子同也云帝謂蒼帝靈威仰者鄭恐是昊天上帝故明之云靈威仰也知非昊天上帝者以其配后稷后稷唯配靈威仰不配昊天上帝也鄭以此經唯云配以后稷故知昊天上帝魯不祭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黄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

天下也注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大廟魯
公曰世室羣公稱宫白牡殷牡也尊酒器也犧尊以沙
羽爲畫飾象骨飾之鬱鬯之器也黄彝也灌酌鬱尊以
獻也瓉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爲柄是謂圭瓉蕢遷屬
也以竹爲之彫刻飾其直者也爵君所進於尸也仍因
也因爵之形爲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
也梡始有四足也嶡爲之距清廟周頌也象謂周頌武
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

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禮昧師掌教昧樂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廣大也

音義季夏戶嫁反注及下季夏夏礿皆同禘大計反大廟音泰後大廟皆同犧象素何反注下皆同罍音雷灌古亂反瓚才旦反圭瓚也彫本亦作雕篆息緩反又祖管反琖側眼反夏爵名用玉飾之散先旦反注同梡若管反虞俎名蕨居衛反又作橛音同夏俎名禓星歷反昧音妹任而林反或而鴆反沙素河反彝音夷直如字柄也盾字又作楯常準反又音允卷本又作袞同音古本反下文同僭七尋反又則念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物具備之儀牲用白牡者白牡殷牲尊敬周公不可用已代之牲故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者魯得用天子之尊也犧犧尊也周禮春夏之祭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君及夫人所

酌以獻尸也象象尊也周禮春夏之祭堂上薦朝事竟尸入室饋食時用以盛盎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山罍謂夏后氏之尊天子於追享朝享之祭再獻所用令褒崇周公於禘祭之時亦雜用山尊但不知何節所用鬱尊用黄目者鬱謂鬱鬯酒黄目嘗烝所用令尊崇周公故於夏禘用之灌用玉瓚大圭者灌謂酌鬱鬯獻尸求神也酌之所用玉瓚以玉飾瓚故曰玉瓚也以大圭爲瓚柄故曰大圭也薦用玉豆者薦謂祭時所薦菹醢之屬也以玉飾豆故曰玉豆下云殷玉豆是也彫篹者篹籩也以竹爲之形似筥亦薦時用也彫鏤其柄故曰彫篹也爵用玉琖仍彫者爵君酌酒獻尸杯也琖夏后氏之爵名也以玉飾之故曰玉琖仍因也因用爵形而爲之飾故曰仍彫加以璧散璧角者加謂尸入室饋食竟主人酌醴齊酳尸名爲朝獻朝獻竟而夫人酌盎齊亞獻名爲再獻又名爲加于時薦加豆籩也此再獻之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瑤爵也其璧散者夫人再

獻訖諸侯爲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總而言之亦得稱加故此總云加以璧散璧角先散後角便文也俎用梡嶡者梡嶡兩代俎也虞俎名梡梡形四足如案禮圖云梡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諸臣加雲氣天子犧飾之夏俎名嶡嶡亦如梡而橫柱四足中央如距也賀云直有脚曰梡加脚中央橫木曰嶡升歌清廟者升升堂也清清廟周頌文王詩也升樂工於廟堂而歌清廟詩也下管象者下堂下也管匏竹在堂下故云下管也象謂象武詩也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故云下管象也朱干玉戚者干盾也戚斧也赤盾而玉飾斧也冕而舞大武者冕袞冕也大武武王樂也王著袞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者皮弁三王之服也裼見美也大夏夏禹之樂也王又服皮弁裼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冕是周制故用冕而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也而周樂是武武質故不裼夏家樂文文故裼也

若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舞故祭統云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知用冕服舞也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者周公德廣非唯用四代之樂亦爲蠻夷所歸故賜奏蠻夷之樂於庭也唯言夷蠻則戎狄從可知也又一通云正樂既不得六代故蠻夷則唯與二方也白虎通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樂曰味味昧也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也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樂持干舞助時藏也又曰唯制東夷狄樂聖王也先王推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制夷狄樂何不制夷禮禮者身當履而行之夷狄不能行禮也此東曰昧西曰株離與白虎通正相反者以春秋二方俱有昧株離之義故白虎通及此各舉其一白虎通云朝離則株離也鉤命決亦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與此同納夷蠻之樂於大廟

者皆於大廟奏之言廣魯於天下也者廣魯欲使如天子示於天下故云廣魯於天下也注正義曰羣公稱宮此公羊文十三年傳曰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世不毀也左氏經以爲大室屋壞服氏云太廟之室與公羊及鄭違今所不取云犧尊以莎羽爲畫飾者鄭志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莎羽爲畫飾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凰也不解鳳凰何以爲沙荅曰刻畫鳳凰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又鄭注司尊彝云山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鄭司農注周禮司尊彝云獻讀爲犧尊其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王注禮器云爲犧牛及象之形鑿其背以爲尊故謂之犧象阮諶禮圖云犧尊畫以牛形云篹籩屬也以竹爲之雕刻飾其直者也知篹爲籩屬者與豆連文故知籩屬以字從竹故知以竹爲之直柄也篹既用竹不可刻飾今云彫其直者是刻其柄也云仍因也

者釋詁文也云加加爵也者以其非正獻故謂之加云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者鄭恐散角以璧爲之故云以璧飾其口内寀謂之瑶爵此處謂之璧角者瑶是玉名爵是總號璧是玉之形制角是爵之所受之名異其實一物也云梡始有四足也者以虞氏尚質未有餘飾故知始有四足云嶡爲之距者以夏世漸文故知以横木距於足中云清廟周頌也者以文王有清明之德祭之於廟而作頌也云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者案詩維清奏象舞襄二十九年見舞象箾南籥知非文王樂必以爲大武武王樂者以經云升歌清廟下管象以父詩在上子詩在下故知爲武王樂也以管播之謂吹管播散詩之聲也云大武周舞也者上云下管象謂吹大武詩此云舞大武謂爲大武之舞云大夏夏舞也者以大夏是禹樂故爲夏舞引周禮眛師者證經之眛樂引詩以雅以南者證經之南夷之樂任即南也則此詩小雅鼓鐘之詩鄭云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

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注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飾爲副褘王后之上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贊佐也命婦於内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婦以下佐夫人揚舉也大刑重罪也天下大

服知周公之德宜饗此也音義褘音輝注同袒音誕搖本又作繇同以昭反珈音加追丁回反揄羊昭反疏正義曰前經明祀周公所用器物此經明祀周公之時君與夫人卿大夫命婦行禮之儀夫人副褘立于房中者尸初入之時君待之於阼階夫人立於東房中魯之大廟如天子明堂得立房中者房則東南之室也總稱房耳皇氏云祭姜嫄之廟故有房案此文承上禘祀周公之下下云天下大服鄭注知周公之德宜饗此也則是祀周公於大廟而云姜嫄廟非辟也迎牲于門者謂祼鬯之後牲入之時迎於門夫人薦豆籩者謂朝踐及饋熟拜酳尸之時薦豆籩也卿大夫贊君者贊助也卿大夫助君謂初迎牲幣告及終祭以來之屬也命婦贊夫人者命婦於內則世婦以下於外則卿大夫妻並助夫人薦豆籩及祭事之屬也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者當祭之時命百官各揚舉其職事如有廢職不供服之以大刑而天下大

服者以祭周公文物備具禮儀整肅百官供命而天下大服明周公之德宜合如此注正義曰經云副褘副是首飾以其覆被頭首漢之步搖亦覆首故云今之步搖引詩副笄六珈者詩鄘風刺衛宣姜之詩也言宣姜首著副珈而又以笄六玉加於副上引周禮追師者證副者是王后首服言追師掌爲副以供后之首服云褘王后之上服者案周禮云褘衣揄翟闕翟等皆是后之所服但褘衣則是王后服之上者云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者此經夫人副褘是魯得服之王者之後得行先代天子禮樂是王者之後夫人得服之云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者言其餘諸侯夫人不得服褘衣也云命婦於內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者案喪服傳云命婦者婦人之爲大夫妻世婦與大夫位同故知內則世婦也不云女御及士妻者以經云卿大夫贊君士賤略而不言明士妻及女御亦略之

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注不言春祠魯在東方王東巡守以春或闕之省讀爲獮獮秋田名也春田祭社秋田祀祊大蜡歲十二月索鬼神而祭之音義礿音藥省讀爲獮仙淺反蜡仕嫁反守手又反祊音方本又作方索所白反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魯得祭之事注正義曰云魯在東方者朝恒用春當朝之年以朝闕祭云王東巡守以春者鄭既明朝時闕春祭又明王巡守之時魯亦闕春祭巡守在於二月不於正月祭者皇氏云諸侯預前待於竟故不得正月祭也云省讀爲獮獮秋田名也者以省獮聲相近大司馬云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故知秋田名也云春田祭社秋田祀祊者大司馬職文彼云秋祀祊鄭云祊當爲方謂四方句芒之屬也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注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臯之言高也詩云乃立臯門臯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音義與音餘伉苦浪反將將七良反疏此一經正義曰明魯之門及廟之制大廟天子明堂者言周公大廟制似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者言魯之庫門制似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者言魯之雉門制似天子應門注正義曰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者謂制度高大如似天子耳不必事事皆同故前文祭天不得祭圜丘又郊特牲祭天服衮冕不服大裘是不得盡如天子記者美之云天子之禮耳是知魯之大廟不可一一似明堂也云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者此經云天子臯門天子應

門是天子有臯門應門顧命有畢門畢門則路門也是天子有路門此經魯有庫門雉門明天子亦有五門云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者此經有庫門雉門又擅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定二年雉門災是魯有庫雉則又有路門可知魯既有三門則餘諸侯亦有三門故云諸侯三門與但其餘諸侯有臯門應門及路門也引詩乃立臯門應門者證諸侯有臯門應門也所引詩者大雅文王緜之篇也言大王徙居岐周爲殷諸侯立此臯門應門衛亦有庫門故家語云衛莊公反國孔子譏其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是衛有庫門也

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注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

警衆音義鐸大各反警京領反

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注山節刻欂盧爲山也藻棁畫侏儒柱爲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戶窻也每室八窻爲四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爲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于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爲亢龍之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焉屏謂之樹令桴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音義藻本又作繅音早棁專悅反復音福注同重直龍反注同

檐以占反刮古八反鄉許亮反注同坫丁念反康音抗苦浪反榑音博又皮麥反一音旁各反徐又薄歴反字林平碧反盧如字本又作櫨音同侏音朱摩莫何反好呼報反桴思也音浮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魯之大廟之飾山節謂欂盧刻為山形藻棁者謂侏儒柱畫為藻文也復廟者上下重屋也重檐者皇氏云鄭云重檐重承壁材也謂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故云重檐重承壁材刮楹者刮摩也楹柱也以密石摩柱達鄉者達通也鄉謂窓牖也每室四戶八窻窻戶皆相對以牖戶通達故曰達鄉也反坫者兩君相見反爵之坫也築土為之在兩楹間近南人君飲酒既獻反爵於坫上故為之反坫也出尊者尊在兩楹間坫在尊南故云出尊崇坫康圭者崇高也亢舉也為高坫受賓之圭舉於其上也疏屏者疏刻也屏樹也謂刻於屏樹為雲氣蟲獸也天子之廟飾也者自山節以下皆天子廟飾也反坫亦在廟故合言廟飾也注正義曰刻欂盧

也者節名欂盧釋宮云栭謂之楶李巡云栭今欂盧也則今之斗栱云畫侏儒柱者案釋宮云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李巡曰梁上短柱也云鄉牖屬者詩豳風塞向墐戶是牖屬也云出尊當尊南也者以當近南迴露嚮外為出今言出尊故知尊南也云禮君尊于兩楹之間者以燕禮燕臣子列尊于東楹之西今兩君敵體當尊在兩楹之間故鄉飲酒賓主敵體尊于房戶間是也皇氏解此用燕禮之文尊于東楹之西為兩楹之間失之矣云康讀為亢龍之亢者按易乾上九亢龍有悔讀從之云屏謂之樹今桴思也者屏謂之樹釋宮文漢時謂屏為桴思故云今桴思解者以為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案匠人注云城隅謂角桴思也漢時東闕桴思災以此諸文參之則桴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為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桴思或解屏則闕也古詩云雙闕百餘尺則闕於兩旁不得當道與屏別也闕雖在兩旁相對近道大略言之亦

謂之當道故讖云代漢者當塗高謂魏闕也云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者言古之疏屏似今闕上畫雲氣蟲獸如鄭此言似屏與闕異也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注鸞有鸞和也鉤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謂之桑根車也春秋傳曰大路素鸞或為欒也音義鉤古侯反乘繩證反注同欒力丸反疏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四代之車其制各別鸞車有鸞和也路則車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者鉤曲也輿則車牀也輿謂曲前闌也虞質未有鉤矣大路殷路也者大路木路也乘路周路也者乘路玉路也周

王禮故用玉注正義曰案桓二年左氏云大路越席越席是祀天之席則大路亦祭天之車以祭天尚質故鄭云大路素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注四者旌旗之屬也綏當爲緌讀如冠蕤之蕤有虞氏當言緌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緌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書云武王左杖黄鉞右秉白旄以麾周禮王建大旂以賓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即戎建大麾以田也

音義綏依注爲緌耳佳反注之樹反旄音毛杠音江麾毁皮反左杖直亮反鉞音越疏正義曰此一經

論魯有四代旌旗有虞氏之旂者旂當為綏但注旌竿首末有旒縿夏后氏之綏者鄭云綏當為旂夏后氏漸文既注旌竿首又有旒縿殷之大白謂白色旗周之大赤者赤色旗此大白大赤各隨代之色無所畫也注正義曰知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者以虞質於夏故知虞世但注旌夏世始加旒縿知注旌牛尾於杠者爾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是也云所謂大麾者所謂巾車建大麾以田者是也必知此綏當大麾者彼大麾上有大白大赤此經夏后氏之綏下有大白大赤故知綏當大麾也然巾車注云正色言之大麾夏后氏之旗色黑鄭此注以綏為有虞氏所建綏則大麾不同者有虞氏但有注旄竿首夏后氏之旗若去旒縿則與虞氏不異同謂之綏也以巾車建大白大赤故以綏麾為之旗引書曰者牧誓文引之者證白旄以指麾是大麾也引周禮者巾車職文明天子所用然則魯之所用亦當然也

夏后氏駱馬黑鬛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黄馬蕃鬛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注順正色也白馬黑鬛曰駱殷黑首爲純白凶也騂剛赤色音義駱音洛鬛力輒反蕃鬛字又作番音煩郭璞云雨披髮騂息營反又呼營反正音征又如字爲于偽反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之馬及牲色不同夏后氏駱馬黑鬛者駱白黑相間也此馬白身黑鬛故云駱也夏尚黑故用黑鬛也殷人白馬黑首者殷尚白故白馬也純白似凶故黑頭也頭黑而鬛白從所尚也然類三代俱以鬛爲所尚也周人黄馬蕃鬛者蕃赤也周尚赤用黄近赤也而用赤鬛爲所尚也熊氏以爲蕃鬛爲黑色與周所尚乖非也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者賜魯用三代牲也騂赤色也剛牡也騂言剛則白亦剛白言牡黑亦牡也故殷告天云敢用

玄牡從天色也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注泰用瓦著著地無足音義大音泰本亦作泰著直略反注同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魯用四代尊也虞尊用瓦名泰也然或用三代或用四代者隨其禮存者而用之耳無別義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者罍猶雲雷也畫爲山雲之形也著殷尊也者無足而底著地故謂爲著也然殷尊無足則其餘泰罍犧竝有足也犧象周尊也者畫沙羽及象骨飾尊也然殷名著周名犧象而禮器云君西酌犧象亦是周禮也注正義曰以考工記云有虞氏尚陶檀弓又云有虞氏瓦棺故知泰尊用瓦也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注斝畫禾稼也詩曰洗

爵奠斝音義斝音嫁又古雅反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爵並以爵爲形故并標名於其上夏后氏以琖者夏爵名也以玉飾之故前云爵用玉琖仍雕是也殷以斝者殷亦爵形而畫爲禾稼故名斝斝稼也周以爵者皇氏云周人但用爵形而不畫飾案周禮太宰贊玉几玉爵然則周爵或以玉爲之或飾之以玉皇氏云周爵無飾失之矣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注夷讀爲彝周禮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龍龍頭也疏通刻其頭蒲合蒲如鳧頭也音義勺市灼反下同禴音藥祼古亂反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魯有三代灌尊及所用之勺夏后氏以雞夷者夷即彝彝法也與餘尊爲法故稱彝雞夷者或刻木爲雞形而畫雞於彝般以斝者鄭司農云畫爲禾稼周以黄目者以黄金爲目皇氏云夏后氏以瓦泰之上畫以雞彝般著尊畫爲稼彝然尊彝别作事不相依而皇氏以當代之尊爲彝文無所據假因當代尊爲彝則夏后氏當因山罍不得因虞氏瓦泰皇氏之說其義竝非也夏后氏以龍勺者勺爲龍頭般以疏勺者疏謂刻鏤通刻勺頭周以蒲勺者皇氏云蒲謂合蒲當刻勺爲鳧頭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末微開也注正義曰引周禮春祠夏禴以下司尊彝職之文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者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黄彝者義亦然必知一時之祭并用兩彝者以下云朝踐用兩犧尊再獻用兩象尊犧象不可即爲三時故知兩彝秪當一節皇氏沈氏竝云春用雞彝夏用鳥彝秋用斝彝冬用黄彝春屬雞夏屬鳥秋屬收

禾稼冬屬土色黃故用其尊皇氏等此言文無所出謂言及於數非實論也禮曰稼歛曰穡秋時不得稱稼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冬即色玄不得用黃彝也下追享朝享用虎彝蜼彝追享謂祈禱也朝享謂月季也若有所法則四時不同何以獨用虎蜼又崔氏義宗廟祫祭用十八尊祫在秋禘祭用十六尊禘在夏也是一時皆數兩彝得爲十八十六若每時用唯有一彝秖十七十五是知皇氏等之說其義非也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蕢當爲凷聲之誤也籥如笛三孔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今有姓伊耆氏者音義蕢讀爲凷苦對反桴音浮葦于鬼反籥音樂蕢具位反又苦怪反笛本又作篴音狄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魯用古代之樂土鼓者謂築土爲鼓蕢桴以土塊爲桴葦籥者謂截葦爲籥此等是伊

者之樂魯得用也注正義曰經云蕢者草名與土鼓相對故讀為由云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者禮運云伊耆氏始為蜡蜡是報田之祭案易繫辭神農始作耒耜是田起於神農故說者以伊耆氏為神農也

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注拊搏以韋為之充之以糠形如小鼓揩擊謂柷敔皆所以節樂者也四代虞夏殷周也音義拊芳甫反搏音博揩居八反注同大糠徐本作瑟穅音康柷昌六反敔魚呂反本又作圄疏正義曰此一經論魯有四代樂器但四代漸文不如土鼓葦籥之質故別起其文也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注此二廟象

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也名敖疏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二廟不毀象周之文武二祧也文世室者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世室者伯禽玄孫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注正義曰案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竝譏之不宜立也又武公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時此記所云美成王褒崇魯國而已云武公之廟武世室者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辭也故下文君臣未嘗相弑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鄭云亦近誣矣是不實也伯禽玄孫者案世本伯禽生煬公熙熙生弗弗生獻公具具生武公敖是伯禽玄孫名敖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

宮周學也注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也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令藏粢盛之委焉序次序王事也瞽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於此祭之頖之言班也於以班政教也

音義 廩力甚反頖音判委于偽反又作積丁賜反矇音蒙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魯得立四代之學也米廩有虞氏之庠也者言魯之米廩是有虞氏之庠魯以虞氏之庠為廩以藏粢盛序夏后氏之序也者是夏家之學也注正義曰虞帝上孝者尚書云烝烝乂禮記云舜其大孝也與是虞舜上孝也云令藏粢盛之委焉者委謂委積言魯家於此學中藏此粢盛委積案桓十四年御廩災公羊云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云古者

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者大司樂文云於此祭之者謂於此瞽宗祭之故大司樂云祭於瞽宗是也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注崇貫封父皆國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春秋傳曰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音義貫古喚反璜音黄父音甫注同分魯扶問反疏注正義曰知皆國名者春秋宣元年晉趙穿侵崇崇又書傳有崇侯虎貫與崇連文故知崇貫皆國名定四年左氏傳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與夏后氏相對故知封父亦國名云文王伐崇者詩大雅文云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者案昭十五年左傳云密須之鼓闕鞏之甲以賜晉是遷其重器以分同姓也

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注越國名也棘戟也春秋傳曰子都拔棘疏注正義曰以崇鼎貫鼎是崇貫所出之鼎則知越棘是越國所有之棘引春秋傳曰子都拔棘者隱十一年左傳文證棘為戟棘戟方言文也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注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簨虡也殷頌曰植我鼗鼓周頌曰應朄縣鼓音義縣音玄注及下注同簨本又作筍恤尹反虡音巨植市力反又音置徐音徒吏反又徒力反鼗音桃應應對之應朄音胤疏注正義曰所引殷頌者那之篇鄭注云置讀曰植植鞉鼓引之者證殷楹鼓引周頌有瞽之篇者案周頌有瞽始作樂合於大祖經云應田縣鼓毛傳云田大鼓鄭云田

當爲慄慄小鼓在大鼓之
旁引之者證周之縣鼓

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注垂堯之共工也女
媧三皇承宓戲者叔未聞也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笙
簧笙中之簧也世本作曰垂作鐘無句作磬女媧作笙
簧音義鐘章凶反說文作鍾以此鐘爲酒器字林之用
反媧徐古蛙反又古華反共音恭宓音密本又
作虙音伏戲音羲句具俱反字又作劬疏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先代之樂
垂之和鐘者垂之所作調和之鐘
叔之離磬者叔之所作編離之磬女媧之笙簧者女媧
所作笙中之簧言魯皆有之注正義曰案舜典垂作共
工謂舜時也鄭不見古文故以爲堯時云女媧三皇承
宓義者案春秋緯運斗樞差德序命宓羲女媧神農爲

三皇是承宓羲者帝王世紀云女媧氏風姓承庖羲制度始作笙簧無所革造故易不載不序於行蛇身人首是也云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者聲解和也縣解離也言縣磬之時其磬希疏相離云世本作曰者世本書名有作篇其篇記諸作事云無句作磬者皇氏云無句叔之别名義或然也

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注簨虡所以縣鍾磬也横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虡飾之以𧧕屬羽屬簨以大版爲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爲重牙以挂縣紘也周又畫繒爲翣戴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飾彌多也周頌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音

義翣所甲反又作翣植市力反徐徒力反嬴力果反重直龍反挂音卦紘徐音宏戴以音戴 疏 正義曰此
一經明魯有三代樂縣之飾夏后氏之龍簨虡者謂簨
虡之上以龍飾之殷之崇牙者謂於簨之上刻畫木爲
崇牙之形以掛鐘磬周之璧翣者謂周人於此簨上畫
繒爲翣戴之以璧下縣五采羽掛於簨角後王彌文故
飾彌多也注正義曰撗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虡飾之
以羸屬者案考工記筍飾之以鱗屬鐘虡飾之以羸屬
磬虡飾之以羽屬如考工記之文則筍飾以龍此經并
云虡虡者蓋夏時簨之與虡皆飾之以鱗至周乃別故云
龍簨虡或可因簨連言虡也云簨以大版爲之謂之業
者詩周頌云設業設虡以業虡相對故知業則簨也其
實簨上更加大版刻崇牙謂之業故詩大雅云虡業維
樅注云虡也栒也所以縣鐘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
爲飾是也云周又畫繒爲翣戴以璧者翣扇也言周畫
繒爲扇戴小璧於扇之上云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

之角上者崇漢禮器制度而知也引周頌者證簨虡及崇牙樹羽之義皇氏云崇牙者崇重也謂刻畫大版重疉為牙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注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音義敦音對又都雷反建本又作璉同力展反瑚音胡簋音軌疏注正義曰簋是黍稷之器敦與瑚璉共簋連文故云黍稷器也案鄭注周禮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簋此云未聞者謂瑚璉之器與簋異同未聞也鄭注論語云夏曰瑚殷曰璉不同者皇氏云鄭注論語誤也此言兩敦四璉六瑚八簋者言魯之所得唯此耳

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注梡斷

木爲四足而已蕨之言蹷也謂中足爲横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音義椇俱甫反斷丁亂反又丁管反蹷俱衛反横古曠反又音光又華盲反枳吉氏反橈音擾跗方于反

疏注正義曰知梡斷木爲四足者以虞氏尚質未有餘飾故知但有四足而已云謂中足爲横距之象者以言蕨謂足以横蹷故鄭讀蕨爲蹷謂足横辟不正也今俎足間有横似有横蹷之象故知足中央爲横距之象言雖有距以距外物今兩足有横而相距也云周禮謂之距者非周禮正文言周代禮儀謂此俎之横者爲距故少牢禮腸三胃三長皆及俎距是也云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者椇枳之樹其枝多曲橈故陸璣草木疏云椇曲來巢殷俎似之故云

曲橈之也云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者案詩注云其制足間有横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如鄭此言則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别爲跗足間横者似堂之壁横下二跗似堂之東西頭各有房也但古制難識不可悉知南北諸儒亦無委曲解之今依鄭注略爲此意未知是否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注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爲禿楬音義楬徐苦瞎反注同又苦八反獻素何反禿土木反疏注正義曰獻音娑娑是希疏之義故爲疏刻之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

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韍或作黻音義黻音弗韎莫拜反疏正義曰此一經論魯有四代韍制有虞氏服韍者直以韋為韍未有異飾故云服韍夏后氏畫之以山殷人增之以火周人加龍以為文章注正義曰易困卦九二文鄭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是韍為祭服也云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者案士冠禮士韎韐是士無飾推此即尊者飾多此有四等天子至士亦為四等故知卿大夫加山諸侯加火天子加龍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注氣主盛也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注此皆其時之用耳言

尚非疏注正義曰夏后氏尚質故用水殷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用酒故云此皆其時之用耳云言尚非者案儀禮設尊尚玄酒是周家亦尚明水也案禮運云澄酒在下是三酒在堂下則周世不尚酒故知經言尚者非也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注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昏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蓋謂夏時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

不得如此記也疏正義曰此經明魯家兼有四代之官然魯是諸侯案太宰職諸侯唯有三卿五大夫故公羊傳司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也今魯雖褒崇何得備立四代之官而備三百六十職者當成王之時褒崇於魯四代官中雜存官職名號是使魯有之非謂魯得盡備其數但記者盛美於魯因舉四代官之本數而言之有虞氏官五十者鄭差之當爲六十夏后氏官百者鄭差之當爲百二十殷二百者鄭差之當爲二百四十周三百者鄭據記時冬官亡矣故言三百若兼冬官則三百六十也注正義曰云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者少宰職文云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者以此經四代相對各陳其官宜舉實數故云冬官亡矣若文無所對即舉其成數故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禮序云舉大略小闕其殘者是與此經不同引昏義者欲證明夏官百二十夏倍於虞殷倍於夏殷官既多周不可倍之故

但加殷百二十耳案尚書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與此數不同者禮是記事之典須委曲備言書是疏通之教故舉大略小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注綏亦旌旗之緌也夏綢其杠以練為之旒殷又刻繒為重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為飾也此旌旗及翣皆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翣旌從遣車翣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

戴綏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亦用此焉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纁白緌素升龍於緌練旒九

音義 綏耳佳反注並同綢吐刀反注同徐音籌從才用反下同遣弃戰反夾古洽反柩其久反熏字又作纁香云反緌所銜反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曾有四代喪葬旌旗之飾有虞氏之綏者則前經注旄於竿首夏后氏之綢練者謂綢杠以練又為之旒殷之崇牙者謂刻繒為崇牙之形飾旌旗之側周之璧翣者謂周代以物為翣翣上戴之以璧陳之而郭柩車注正義曰綏亦旌旗之緌者以前經云夏后氏之緌是旌旗之緌故云綏亦旌旗之緌緌謂注旄竿首也云夏綢其杠以練為之旒者既綢杠以練又知以練為旒者以爾雅云練旒九也云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為飾也者前經云簨虡既以崇牙為飾此旌旗又飾以崇牙故云恒也周亦武取天下但殷既以牙為飾周世尚

文更取他物飾之不復用牙云此旌旗及翣皆喪葬之飾者以前文崇牙璧翣是飾簨簴此與夏后綢練連文案檀弓綢練設旐夏也是喪葬旌旗故知喪葬之飾引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翣者證明葬有旌旗及翣之義云天子八翣皆戴璧者天子八翣禮器文皆戴璧即此璧翣天子之禮也云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並喪大記文也引檀弓孔子之喪及爾雅者證明此經是喪葬之飾幷綢練之義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注王禮天子之禮也傳傳世也資取也此蓋盛周公之德耳春秋時魯

三君弑又士之有誅由莊公始婦人髽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資或爲飲

音義 傳丈專反注同弑本又作殺音試注同誅力軌反髽側瓜反臺音胡駘大來反近如字又附近之近

疏 正義曰此一經記者既陳四代服器官於前此經結之後美大魯國也然言土鼓蕢籥伊耆氏之樂又有女蝸氏笙簧非唯四代而已今此祇言四代者據其多者言之唯舉四代耳其閒亦有但舉三代者此四代服器魯家每物之中得有用之不謂事事盡用天下以爲有道之國者作記之時是周代之末唯魯獨存周禮故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者左傳襄十年云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爲王者之後魯是周公之胄是天下資禮樂焉注正義曰案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隱公不許羽父使賊弑隱公是弑一君也

莊三十二年慶父使圉人犖弒子般是弒二君也閔二年慶父又使卜齮弒公于武闈是弒三君也云士之有誄由莊公始者檀弓文在左傳莊十年乘丘之役也云婦人髽而弔始於臺駘者亦檀弓文左氏襄四年臧武仲與邾人戰於狐駘被邾人所敗是其事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一

禮記注疏卷三十一考證

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注周公攝王位

○葉夢得曰明堂位非出吾夫子也成王幼周公以冢宰攝政此禮之常攝其事非攝其位也王氏曰注言周公攝王位又言天子即周公周公未嘗為天子豈可以天子為周公乎此記者之妄注亦曲狥之臣召南按明堂位本出魯之陋儒但記文物典章燦然可觀不知魯人郊禘原屬僭禮其用以尊周公者皆

其所以誣周公者也而攝位稱天子之說其誣尤甚緣金縢有我之勿辟及洛誥有復子明辟之文漢儒誤解遂據以爲攝位稱王之證成王天子也則以爲稱孟侯稱公孫周公冢宰也則以爲稱王稱天子冠屨倒置名義全乖上誣古聖以下啓篡臣其害有不可言者康成作注但知糾其四代官名之外政俗未變之誣至朝諸侯負斧依不能駁正又從而附會爲說何哉

注疏魯隱公攝諸侯之位而稱薨周正諸侯者○按

周字當作同各本俱誤

又疏周禮侯服歲一見以下○舊本訛雖一見今改

正

七年致政于成王○劉敞曰此蓋因洛誥終篇有誕保

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語遂生此論殊不知受命惟七

年者史臣敘周公留後治洛凡七年而薨也

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臣召南

按魯始封百里當以孟子之說爲據周禮言上公五百里本屬可疑此文七百里則尤誕矣魯頌公車千乘正是百里所出又左傳子產對晉人曰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杜注云方百里也然則古制昭然鄭注甚曲

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臣召南按此魯後人文飾之說非成王果有此賜也祭統亦然

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注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臣召南按魯頌明言皇皇后帝即昊天上帝也謂魯僅祭靈威仰此鄭之惑於緯書也

尊用犧象山罍注疏鄭司農注周禮司尊彝云獻讀為犧尊其飾以翡翠○按尊上脫一犧字

秋省而遂大蜡注省讀為獮○陳澔曰秋省省歛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必視年之上下以為蜡之豐嗇注作獮非也

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注疏魯既有三門則餘諸侯亦有三門故曰諸侯三門與但其餘諸侯有皋門應門及路門也引詩乃立皋門應門者證諸侯有皋門應門也○陳祥道曰諸侯門三庫雉路諸侯之外門庫門也魯以周公之故猶不可以稱皋門應門特為皋應之制度而已况非魯乎臣召南按古公之立皋應雖在為諸侯之日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制而諸侯不得立焉雖以魯之僭踰亦不過擬

其制而不敢用其名也其餘諸侯三門之無臯應曉然也孔疏此條全誤禮書說是

疏屏注刻之爲雲氣蟲獸○蟲當作蟲各本並誤疏同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疏非實辭也

臣召南按此疏是武宮之立春秋明書於經後人誤名世室欲以比周文武豈不誣哉

有虞氏官五十注不得如此記也○按注云云亦未必然

是故天下資禮樂焉注亦近誣矣○按誣字足以括明

堂位

禮記注疏卷三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注疏卷三十二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喪服小記

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注母服輕至免可以布代麻也為母又哭而免音義衰七雷反下並同括古活反為于偽反注及下注同免音汶篇內同　齊衰惡笄以終喪注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也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音

義齊音咨又作齋笄古兮反卷俱免反下皆同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髽注別男女也音義冠古亂反下同髽側巴反別彼列反下文有別注不服別弔別皆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斬衰齊衰之喪男女括髮免髽之異斬衰者主人為父之服也括髮者為父未成服之前所服也禮親始死子布深衣去冠而猶有笄纚徒跣扱上衽至將小斂去笄纚著素冠視斂斂訖投冠而括髮括髮者鄭注喪服云括髮以麻者自項以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為母括髮以麻者為母初喪至小斂後括髮與父禮同故亦云括髮以麻也免而以布者此謂為母與父異者也亦自小斂後而括髮至尸出堂子拜賓事之時猶與為父不異至拜賓竟後子往即堂下之位時則異也若為父此時猶括髮而踊襲絰帶以至大斂而成服若母喪於此時則

不復括髮乃著布免踊而襲絰帶以至成服故云免而以布也齊衰惡笄以終喪者此明齊衰婦人笄帶終喪無變之制惡笄者榛木為笄也婦人質笄以卷髮帶以持身於其自卷持者有除無變故要絰及笄不須更易至服竟一除故云惡笄以終喪男子冠而婦人笄者此明男子婦人冠笄髽免相對之節但吉時男子首有吉冠則女首有吉笄是明男女首飾之異故云男子冠而婦人笄若親始死男去冠女則去笄若成服為父男則六升布為冠女則箭篠為笄為母男則七升布為冠女則榛木為笄故云男子冠而婦人笄也男子免而婦人髽者吉時首飾既異今遭齊衰之喪首飾亦別當襲斂之節男子著免婦人著髽故云男子免而婦人髽免者鄭注士喪禮云以布廣一寸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如著幓頭矣髽者形有多種有麻有布有露紒也其形有異同謂之髽也今辨男女竝何時應著此免髽之服男子之免乃有兩時而惟一種婦人之髽則有

三別其麻髽之形與括髮如一其著之以對男子括髮時也前云斬衰括髮以麻則婦人于時髽亦用麻也何以知然案喪服女子子在室為父髽衰三年鄭玄云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依如彼注既云猶男子括髮男子括髮先去冠縰用麻婦人亦去笄縰用麻故云猶也又同云用麻不辨括髮形異則知其形如一也以此證據則知有麻髽以對男括髮時也又知有布髽者案此云男子免對婦人髽男免既用布則婦人髽不容用麻也是知男子為母免時則婦人布髽也又若成服後男或對賓必踊免則婦人理自布髽對之知有露紒髽者喪服傳云布總箭笄髽衰三年明知此服並以三年三年之內男不恒免則婦人不用布髽故知恒露紒也故鄭注喪服云髽露紒也且喪服所明皆是成服後不論未成服麻布髽也何以然喪服既不論男子之括免則不容說女子之未成義也既言

髽衰三年益知恒髽是露紒也又就齊衰輕期髽無麻布何以知然案檀弓南宫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無總總爾爾無扈扈爾是但戒其高大不云有麻布别物是知露紒悉名髽也又案奔喪云婦人奔喪東髽鄭云謂姑姊妹女子子也去纚大紒曰髽若如鄭旨既謂是姑姊妹女子子等還為本親父母等唯云去纚大紒不言布麻當知期以下無麻布也然露紒恒居之髽則有笄何以知之案笄以對冠男在喪恒冠婦則恒笄也故喪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髽鄭云言以髽則髽有著笄者明矣以兼此經注又知恒居笄而露紒髽也此三髽之殊是皇氏之説今考校以為正有二髽一是斬衰麻髽二是齊衰布髽皆名露紒必知然者以喪服女子子在室為父箭笄髽衰是斬衰之髽用麻鄭注以為露紒明齊衰髽用布亦謂之露紒髽也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髽者庾蔚云喪服往往寄異以明義或疑免髽亦有其旨故解之以其義以上於男子則

免婦人則髽獨以別男女而已非別有義也賀瑒云男
去冠猶婦人去笄義盡於此無復別義故云其義也此
經既論括髮免髽之異須顯所著之時崔氏云立義既
載五服變除今要舉變除之旨凡親始死將三年而皆
去冠笄縰如故十五升白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而
哭故禮記問喪云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又鄭注士
喪禮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是也其婦人則去縰衣與
男子同不徒跣不扱衽知不徒跣不扱衽者問喪文知
去縰者鄭注士喪禮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縰知著
白布深衣者曾子問云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鄭
注云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其齊衰以下男子著素冠
齊衰以下婦人骨笄而縰知者鄭注士喪禮云男子婦
人皆吉屨無絇其服皆白布深衣知者鄭注喪服變除
云至死之明日士則死日襲明日小斂故士喪禮云小
斂主人髺髮若大夫死之明日襲而括髮故鄭注喪服
變除云尸襲去縰括髮在二日不斂之前是據大夫也

大夫與士括髮於死者俱二日故鄭注問喪云二日去笄纚括髮通明大夫士也始死以後小斂之前大夫與士皆加素冠於笄纚之上故檀弓云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是素冠也以其始死哀甚未暇分别尊卑故大夫與士其冠皆同也至小斂投冠括髮之後大夫加素弁士加素委貌故喪大記云君大夫之喪子弁絰又喪服變除云小斂之後大夫以上冠素弁士則素委貌其素弁素冠皆加環絰故雜記云小斂環絰君大夫士一也鄭注云大夫以上素爵弁士素委貌是也凡括髮之後至大斂成服以來括髮不改故鄭注云士喪禮云自小斂以至大斂括髮不改但死之三日說髦之時以括髮因而壞損更正其括髮故士喪禮既殯說髦喪大記云小斂說髦括髮是正其故括髮也非更為之但士之既殯諸侯小斂於死者皆三日說髦同也其齊衰以下男子於主人括髮之時則着免故士喪禮小斂主人髻髮衆主人免是也而

喪服變除不杖齊衰條云襲尸之時云括髮者誤也其婦人將斬衰者於男子括髮之時則以麻為髽故士喪禮云主人髻髮婦人髽于室其齊衰者於男子免時婦人則以布為髽故此經云男子免而婦人髽是也其大功以下無髽也其服斂畢至成服以來白布深衣不改士死後二日襲帶經故士喪禮小斂之前陳苴經大鬲下本在左要經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經亦散垂斂訖主人拜賓乃襲經于序東既夕禮三日絞垂鄭注云成服日絞要經之散垂者是主人及衆主人皆絞散垂此襲帶經絞垂日數皆士之禮也其大夫以上成服與士不同其襲帶經之屬或與士同或與士異無文以言之其斬衰男子括髮齊衰男子免皆謂喪之大事斂殯之時若其不當斂殯則大夫以上亦素弁士加素冠皆於括髮之上天子七日成服諸侯五日成服大夫士三日成服服之精麤及日月多少及葬之時節皆具在喪服及禮文不能繁說其葬之時大夫及士男子散帶婦

人髽與未成服時同其服則如喪服故既夕禮云丈夫髽散帶垂鄭注云為將啓變也此互文以相見耳諸文言髽見婦人也若天子諸侯則首服素弁以葛為環絰大夫則素弁加環絰士則素委貌加環絰故下檀弓云弁絰葛而葬鄭注云接神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為環絰是王侯與卿大夫士異也至既虞卒哭之時乃服變服故鄭注喪服云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其受服之時首絰要帶男子皆以葛易之齊斬之婦人則易首絰不易要帶大功小功婦人則易要帶為葛雖受變麻為葛卒哭時亦未說麻至祔乃說麻服葛故士虞禮云婦人說首絰不說帶鄭云不說帶齊斬婦人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之質也至祔葛帶以即位条文直云婦人不辨輕重故鄭為此解其斷衰至十三月練而除首絰練冠素纓中衣黃裏縓為領袖緣布帶繩屨無絇若母三年者小祥亦然斬衰

二十五月大祥朝服縞冠故雜記云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又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既祥乃服十五升布深衣領緣皆以布縞冠素紕故間傳云大祥素縞麻衣二十七月而禫服玄冠玄衣黄裳而祭祭畢服朝服以黑經白緯為冠所謂纖冠而練纓吉屨踰月服吉間傳所謂禫而纖父沒為母與父同父在為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其服變除與父沒為母同其不杖齊衰及大功以下服畢皆初服朝服素冠踰月服吉也此皆崔氏準約禮經及記而為此説其有非僻者今所不取注正義曰又哭是小斂拜賓竟後即堂下位哭踊時也故士喪禮云卒小斂主人髻髮袒此是初括髮哭踊之時也又云男女奉尸俠于堂訖主人降自西階東即位主人拜賓即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此是又哭之節若為父於此時猶括髮若為母於此時以免代括髮故云為母又哭而免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音義苴七余反削思略反疏正義曰此一經解喪服苴杖削杖也然杖有苴削異者苴者黯也夫至痛内結必形色外章心如斬斫破貌必蒼苴所以衰裳經杖俱備苴色也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真履四時不改明子為父禮中痛極自然圓足有終身之痛故也故斬而用之無所厭殺也削杖者削殺也削奪其貌不使苴也必用桐者明其外雖被削而心本同也且桐隨時凋落故謂母喪示外被削殺服從時除而終身之心當與父同也

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注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為母也疏正義曰此一經論適孫承重之服祖父卒者謂適孫無父而為祖後祖父已卒今又遭祖母喪故云為祖母後也事事得申如父卒為母故三年若祖父卒時父已先亡亦為祖父三年若祖卒時

父在已雖為祖期今父沒祖母亡時已亦為祖母三年也注正義曰言亦謂無父者若父在則不然也

為父母長子稽顙注喪尊者及正體不敢不盡禮音義為于偽反下為大夫為無後並同長丁丈反篇內並同稽音啓顙素黨反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注尊大夫不敢以輕待之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注恩殺於父母音義殺所戒反徐所例反後文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喪合稽顙之事各依文解之為父母長子稽顙者謂重服先稽顙而後拜者也父母長子並重故也其餘期以下先拜後稽顙也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前文為父母長子稽顙謂平等來弔故先稽顙而後拜若為不杖齊衰以下則先拜賓後稽顙今大夫弔士雖是緦麻之親必亦先稽顙而後拜故皇氏載此稽顙謂先拜

而後稽顙若平等相弔小功以下皆不先拜後稽顙若大夫來弔雖緦麻必為之先拜而後稽顙今刪定云小功以下不稽顙文無所出又此稽顙與上文稽顙是一何得將此為先拜後稽顙其義非也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亦先稽顙而後拜其餘否者謂父母也以受重他族其恩減殺於父母也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注謂為無主後者為主也異姓同宗之婦也婦人外成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婦人外成之事庾氏云喪有男主以接男賓女主以接女賓若父母之喪則適子為男主適婦為女主也今或無適子適婦為正主遣他人攝主若攝男主必使喪家同姓之男若攝婦上必使喪家異姓之女注正義曰知謂為無主後者為主也者以經云必使同姓必使異姓故知先無主後云異姓同宗之婦也者同宗謂喪家同宗其婦必與喪家異姓

故云異姓同宗之婦云婦人外成者解婦主使異姓之意今與死者同姓婦人不得與喪家為喪主以其外成適於他族故不得自與己同宗為主此云異姓者與夫家為異姓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注不敢以己私廢父所傳重之祭祀音義為出于偽反下注為其族人為其兄弟同傳文專反下傳重皆同疏正義曰此一經論適子承重不得為出母著服之事出母謂母犯七出為父所遣而母子至親義不可絶父若猶在子皆為出母服若父沒後則適子一人不復為母服所以然者已係嗣烝嘗不敢以私親廢先祖之祀故無服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注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

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殺謂親益疏者服之則輕音義己音紀疏正義曰此一經廣明五服之輕重隨人之親疏著服之節親親以三者以上親父下親子并己為三故云親親以三為五也又以父上親祖以子下親孫鄉者三今加祖及孫故言五也以五為九者已上祖下孫則是五也又以曾祖故親高祖曾孫故親玄孫上加曾高二祖下加曾玄兩孫以四籠五故為九也然己上親父下親子合應云以一為三而云以三為五者父子一體無可分之義故祖親之說不須分矣而分祖孫非己一體故有可分之義而親名著也又以祖親曾祖以孫親曾孫應云以五為七而言九者曾祖曾孫為情己遠非己一體所親故略其相親之旨也庾氏云由祖以親曾高二祖由孫以親曾玄二孫服之所同義由於此也上殺者據己上服父祖而減殺故服父三年服祖減殺至期以次減之應曾祖大功高祖小功而俱

齊衰三月者但父祖及於已是同體之親故依次減殺曾祖高祖非已同體其恩已疎故略從齊衰三月曾高一等所以喪服注云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不可以大功小功旁親之服加至尊故皆服齊衰也下殺者謂下於子孫而減殺子服父三年父亦宜報服而父子首足不宜等衰故父服子期也若正適傳重便得遂情故喪服云不敢降是也父服子期孫卑理不得祖報故為九月若傳重者亦服期也為孫既大功則曾孫宜五月但曾孫服曾祖正三月故曾祖報亦一時也而曾祖是正尊自加齊衰服而曾孫正卑故正服緦麻曾孫既緦麻三月玄孫理不容異且曾孫非已同體故服不依次減殺略同三月旁殺者世叔之屬是也父是至尊故以三年若據祖期年則世叔宜九月而世叔是父一體故加至期也從世叔既疎加所不及據期而殺是以五月族世叔又疎一等故宜緦麻此外無服也此是發父而旁漸至輕也又祖是父一體故加至期而祖

之兄弟非已一體故加亦不及據於期之斷殺便宜五月族祖又疏一等故宜緦麻此外無服是發祖而旁漸殺也又曾祖據期本應五月曾祖之兄弟謂族曾祖既疏一等故宜三月也自此以外及高祖之兄弟悉無服矣又至親期斷兄弟至親一體相為而期同堂兄弟疏一等故九月從祖兄弟又疏一等故小功族之昆弟又殺一等故宜三月此外無服是發兄弟而旁殺也又父為子期而兄弟之子但宜九月而今亦期者父為其子本應報以三年特為首足故降至期而兄弟之子為世叔本應九月但言世叔與尊者一體而加至期世叔旁尊不得自此彼父祖之重無義相降故報兄弟子期且已與兄弟一體兄弟之子不宜隔異欲見猶子之義與已子等所以至期故檀弓云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是也又同堂兄弟之子服從伯叔無加則從伯叔亦正報五月也族兄弟之子又疏故宜緦耳此發子而旁殺也又孫服祖期祖尊故為孫大功兄弟之孫服從

祖五月故從祖報之小功也同堂兄弟之孫既疏為之理自緦麻其外無服矣曾祖為曾孫三月為兄弟曾孫以無等降之故亦為三月而親畢矣者結親親之義也始自父母終於族人故云親畢矣且五屬之親若同父則期同祖則大功同曾祖則小功同高祖則緦麻高祖外無服亦是畢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音義王如字又于况反下同禘大計反而立四廟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庶子王亦如之注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春秋時衛侯元有兄縶

音義兄縶知急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王者庶子之郊天立廟與適子同之義各依文解之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者禘大祭也謂夏正郊天自從也王者夏正禘祭其先祖所從出之天若周之先祖出自靈威仰也以其祖配之者以其先祖配祭所出之天而立四廟者既有配天始祖之廟而更立高祖以下四廟與始祖而五也庶子王亦如之者天位尊重故雖庶子而為王者則郊日立祀五廟事事亦如適子為王也嫌其不得故特明之注正義曰禘大祭也爾雅釋天文云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公羊宣三年傳文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故祭以人祖配天神也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者以其庶子為王明知世子有廢疾不可立也云春秋時衛侯元有兄縶者案昭七年左傳稱長子孟縶之足不良而立次子元元即衛靈公也

別子為祖注諸侯之庶子別為後世為始祖也謂之別

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繼别為宗注别子之世長子為其族人為宗所謂百世不遷之宗繼禰者為小宗注别子庶子之長子為其昆弟為宗也謂之小宗者以其將遷也音義禰乃禮反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注謂小宗也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注宗者祖禰之正體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注明其尊宗以為本也禰則不祭矣言不

祭祖者主謂宗子庶子俱爲適士得立祖禰廟者也凡
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也 音義 適丁歷反篇內同 疏 正義
曰此一節並論尊祖敬宗之義各依文解之別子爲祖
者謂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故稱別子也爲祖者別
與後世爲始祖謂此別子子孫爲卿大夫立此別子爲
始祖繼別爲宗者謂別子之世世長子恒繼別子與族
人爲百世不遷之大宗繼禰者爲小宗者禰謂別子之
庶子以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爲小宗謂之
小宗者以其五世則遷比大宗爲小故云小宗也五世
者謂上從高祖下至玄孫之子此玄孫之子則合遷從
不得與族人爲宗故云有五世則遷之宗其繼高祖者
此五世合遷之宗是繼高祖者之子以其繼高祖之身
未滿五世而猶爲宗其繼高祖者之子則已滿五世禮
合遷徙但記文要略唯云繼高祖其實是繼高祖者之

子也四世之時尚事高祖至五世之時謂高祖之父不為加服是祖遷於三四世之時仍宗三從族人至五世不復宗四從族人各自隨近為宗是宗易於下宗是先祖正體所以尊祖或敬宗更覆說云敬宗所以尊祖禰覆結尊祖之文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者此猶尊宗之義也庶子適子俱是人子並宜供養而適子烝嘗庶子獨不祭者正是推本崇適明有所宗故云明其宗也注正義曰鄭云此者決上文庶子王今諸侯庶子乃謂之別子是別為始祖若稱庶子及公子若世子不立則庶子公子皆得有禰先君之義今言別子明適子在故云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言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者以別子之後族人衆多或有繼高祖者與三從兄弟為宗或有繼曾祖者與再從兄弟為宗或有繼祖者與同堂兄弟為宗或有繼禰者與親兄弟為宗不廢族人一身凡事四宗事親兄弟之適是繼禰小宗也事同堂兄弟之適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

兄弟之適是繼曾祖小宗也事三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於族人唯一時俱事四小宗兼大宗為五也又云皆至五世則遷者繼高祖者至子五世繼曾祖者至孫五世繼祖者至曾孫五世繼禰者至玄孫五世也是皆五世不復與四從兄弟為宗故云皆至五世則遷各自隨近相宗然則小宗所繼非一前文獨云繼禰者為小宗雖四初皆繼禰為始據初為元故特云繼禰也禰則不祭矣者鄭據子名對父此言庶子則是父庶父庶即不得祭父何假言祖故云禰則不祭也而記不應言不祭祖祖是對孫今既云庶子不祭祖故知是宗子庶子俱為適士適士得立二廟自禰及祖是適宗子得立祖廟祭之而已是祖庶雖俱為適士得自立禰廟而不得立祖廟祭之故云庶子不祭祖云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為庶也者解所以謂禰適為庶子之義也正體謂祖之適也下正謂禰之適也雖正為禰適而於祖猶為庶故禰適謂之為庶也五宗悉然

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注尊先祖之正體不二其統也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音義為于偽反下注為君曰自為已同

疏正義曰此亦尊祖之義也然此所明與喪服中義同而語異也喪服明父是適為長子斬此明父是庶子不得為長子服斬者也是互相明也但經記文混正不如幾世之適得遂茲極服焉季長注喪服云此為五世之適父乃為之斬也而鄭注此云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矣庾氏云用恩則禰重用義則祖重父之與祖各有一重故至已承二重而為長子斬若不繼祖則不為長子斬也如庾氏此言則父適二世承重則得為長子三年也而鄭不明言世數者鄭是馬季長弟子不欲正言相非故依違而言曰不必也然孫系於祖乃為長子三年而此不云庶孫不得為長子必云庶子者孫語通遠嫌或多世今欲明此

祖非逺故言子以示近既義須繼禰言不繼祖自是又曰與禰者庾氏云若直云不繼祖恐人謂據庶子長子死者之身不繼祖故更言不繼祖與禰欲明死者之父不繼祖與禰非據死者之身鄭注喪服云此言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則是父之適子即得為長子三年此經云必為父適祖適乃得為長子斬者但禮有適子者無適孫雖已是祖正若父猶在則已未成適未成適則不得重長重長必是父没後者故云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也然已身雖是祖庶而是父適則應立廟立廟則已長子傳重當祭而不為斬者以是祖庶厭降故不敢服斬且死者其父見在父自供祭然禮為後者有四條皆不為斬何者有體而不正有正而不體有傳重而非正體有正體而不傳重是也體而不正庶子為後是也正而不體適孫為後是也傳重非正體庶孫為後是也正體不傳重適子有廢疾不立是也四者皆斬悉不得斬也惟正體又傳重者乃極服耳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注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唯適子耳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墠祭之音義殤音傷祔徐音附所食音嗣共音恭墠皇音善徐徒丹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與曾子問中義同而語異也曾子問問中是明宗子所得祭就宗子之家宗子主其禮今此所言是庶子不得在當家祭者也庶子者謂父庶及祖庶也殤者未成人而死者也無後謂成人未婚或已娶無子而死者不得祭殤者謂父庶也不祭無後者謂祖

庶也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者解庶所以不自祭義也已不得祭父祖而以此諸親皆各從其祖祔食祖廟在宗子之家故已不得自祭之也注正義曰云不祭殤者父之庶者謂已是父之庶子及餘兄弟亦是父之庶子庶子所生之適子為殤而死者不得自祭之以其已是父庶不合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子殤也殤尚不祭成人無後不祭可知云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者已是祖庶不合立祖廟故兄弟無後者不得祭之已者是曾祖之庶亦不得祭諸父無後者諸父無後當於曾祖之廟而祭已是曾祖庶不合立曾祖之廟故不祭之此直云祖之庶不云曾祖之庶者言祖兼曾祖也此無後者身並是庶若在殤而死則不合祭也云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者一是殤二是無後此二者當從死者之祖而祔食祖廟在宗子之家故已不得祭祖無所食以私家不合祭祖無處食之也云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者謂殤者之親共其牲物而宗子

直掌其禮庾氏云此殤與無後者所祭之時非唯一度四時隨宗子之家而祭也但牲牢不得同於宗子祭享之禮故曾子問注云凡殤特豚其義具曾子問疏云祖庶之殤則自祭之者已於祖爲庶故謂已子爲祖庶之殤已是父適得立父廟故自祭子殤在於父廟也云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者昆弟謂已之昆弟已是祖庶祭無後昆弟當就祖廟已無祖廟故不祭無後昆弟云諸父也者已是曾祖之庶祭諸父當於曾祖之廟已無曾祖之廟故不祭無後諸父云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爲墠祭之者宗子合祭諸父諸父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宗子是士唯有祖禰二廟無曾祖廟故諸父無後者爲墠祭之若宗子爲大夫得立曾祖廟者則祭之於曾祖廟不於墠也若宗子有太祖者不立曾祖廟亦祭之於墠案祭法云先壇後墠今祭之墠者皇氏云以其無後賤之故於墠也

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注謂宗子庶子俱為下士得立禰廟也雖庶人亦然疏正義曰解庶所以不祭殤義也稱適故得立禰廟故祭禰禰庶不得立禰廟故不得祭其禰明其有所宗既無禰廟故不得祭子殤也注正義曰前文云不祭祖以有祖廟故注云宗子庶子俱為適士此文云不祭禰唯有禰廟故注云宗子庶子俱為下士若庶子是下士宗子是庶人此下士立廟於宗子之家庶子共其牲物宗子主其禮雖庶人是有祭義若宗子為下士是宗子自祭之庶子不得祭也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注言服之所以隆殺疏正義曰此一經論服之降殺之義親親謂父母也尊尊謂祖及曾祖高祖也長長謂

凡及旁親也不言卑幼舉尊長則卑幼可知也男女之有别者若為父斬為母齊衰姑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為夫斬為妻期之屬是男女之有别也人道之大者也言此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别人間道理最大者皇氏云親親結上以三為五尊尊結上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長長結上庶子不祭祖祭禰鄭注云言服之所以降殺為服發又記者别言其事非是結成上義上文自論尊祖敬宗不論服之降殺皇氏説非也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注謂若為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也音義已音以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注謂若自為已之母黨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注妾為女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而今俱出女君猶為子期妾於義

絶無施服音義則不為于僞反注妾為猶為皆同期音朞下文及注不及期皆同施以豉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從服之事各依文解之從服者案服術有六其一是徒從徒從者徒空也與彼非親屬空從此而服彼徒從有四一是妾為女君之黨二是子從母服於母之君母三是妾子為君母之黨四是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就此四徒之中而一徒所從雖亡則猶服如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之黨其餘三徒則所從亡而已謂君母死則妾子不復服君母之黨及母亡則子不復服母之君母又君亡則自不服君黨親也其中又有妾攝女君為女君黨各有義故也今上云所從亡則已已止也止謂徒從亡則止而不服者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者此明屬從也屬者骨血連續以為親也亦有三一是子從母服母之黨二是妾從夫服夫之黨三是夫從妻服妻之黨此三從雖沒猶從之服其親也注特云謂若自為已之母黨者亦舉一隅也妾從女君而出則不

為女君之子服者妾服女君之子皆與女君同此云從而出謂姪娣也姪娣從女君而入若女君犯七出則姪娣亦從而出母自為子猶期姪娣不復服出女君之子已義絶故也注正義曰謂若為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也者鄭此謂略舉一隅也

禮不王不禘注禘謂祭天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王者郊天之事王謂天子也禘謂郊天也禮唯天子得郊天諸侯以下否故云禮不王不禘此經上下皆論服制記者亂録不禘之事厠在其間無義例也以承上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知謂郊天也非祭昊天之禘也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注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也不降妻之父母為妻故親之也

為妻亦齊衰不杖者君為之主子不得伸也主言與大夫之適子同據服之成文也本所以正見父在為妻不杖於大夫適子者明大夫以上雖尊猶為適婦為主音義其為妻于偽反注為妻猶為皆同伸音申正見賢遍反以上時掌反凡以上皆同疏正義曰世子不降妻之父母者世子謂天子諸侯之適子與君連體故不降妻之父母親親之故也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者世子既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亦不降與大夫之適子為妻同也注正義曰知世子是天子諸侯之適子者以其春秋王與諸侯適子皆稱世子云為妻亦齊衰不杖者君為之主子不得伸也者言世子為妻亦齊衰不杖亦者亦如大夫之適子為妻知齊衰不杖者以喪服齊衰不杖章稱大夫適子為妻故知齊衰不杖所

以不杖者父為主其子不得伸世子為妻亦不杖故云君為主子不得伸也如主言與大夫之適子同據服之成文也者此解經所以言世子與大夫適子同齊衰以大夫適子喪服齊衰不杖有成文故云據服之成文也云本所以正見父在為妻不杖於大夫適子者明大夫以上雖尊猶為適婦為主者言本主謂喪服本文也喪服若舉世子為妻嫌大夫以下有降喪服若舉士子為妻其士既職卑本無降理大夫是尊降之首恐其為適婦而降故特顯之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注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無爵子不敢以己爵加之嫌於卑之音義養以尚反父為天子諸

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注謂父以罪誅尸服以士服不成為君也天子之子當封為王者後以祀其受命之祖云為士則擇其宗之賢者若微子者不必封其子為王者後及所立為諸侯者祀其先君以禮卒者尸服天子諸侯之服如遂無所封立則尸也祭也皆如士不敢僭用尊者衣物疏注正義曰云尸服士服者謂尸服玄端若君之先祖為士大夫則服助祭之服故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是為君尸有若弁者有若冕者若為先君士尸則著爵弁若為先君大夫尸則著玄冕是也若大夫士之尸則服家祭之服故鄭注士虞記尸服卒者之上服士玄端是也知

謂父以罪誅者以其尸服士服故也以其嘗為天子諸侯不可以庶人之禮待之士是爵之最卑故服其士服云若微子者不必封其子者案尚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是擇其賢者不必封紂子是也云祀其先君以禮卒者尸服天子諸侯之服者案左傳云宋祖帝乙帝乙是以禮卒者而宋祀以為祖明其服天子之服推此則諸侯亦然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注當喪當舅姑之喪也出除喪絶族也音義為于偽反下文不為注不相為同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婦人遭喪出入之節當喪而出者謂正當舅姑之服時被夫遣出者也恩情既離故出即除

服也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者謂妻自有父母喪時也女出嫁為父母期若父母喪未小祥而妻被夫遣歸值兄弟之小祥則隨兄弟喪三年之受既以絶夫族故其情更隆於父母也故云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者已止也若父母喪已小祥而女被遣其期服已除今歸雖在三年內則止不更反服也所以然者若反本服須隨兄弟之節兄弟小祥之後無服變節於女遂止也未練而反則期者此謂先有父母喪而為夫所出今喪猶未小祥而夫命已反則還夫家至小祥而除是依期服也既練而反則遂之者若被遣之還家已隨兄弟小祥服三年之受而夫反命之則猶遂三年乃除隨兄弟故也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注言喪之節應

歲時之氣音義應應對之應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也音義衰衰並色追反下益衰同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注再祭練祥也間不同時者當異月也既祔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而祭必異月者以葬與練祥本異歲宜異時也而除喪者祥則除不禫音義禫大感反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

友虞祔而已注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為喪主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大功為之再祭則小功緦麻為之再祭可也音義必為于偽反注為之下注父為之下為君皆同少詩照反士妾有子而為之緦無子則已注士卑妾無男女則不服不別貴賤

疏正義曰此一節總明遭喪時節除降之義故期而祭禮也者孝子之喪親應歲時之氣歲序改易隨時傷感故一期而為練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故云禮也言於禮當然期而除喪道也者言親終一期天道改變哀情益衰而除說其喪天道當然故云道也祭不為除喪也者言為此練祭自為存念其親不為除喪而設除喪祭自為天道減殺不為存親兩事雖同一時不相為也故云祭不為除喪也此除喪謂練時除喪也男子除首絰

女子除要帶與小祥祭同時不相為也若至大祥除喪此除喪亦兼之也大祥祭除喪亦與大祥同日不相為者意各别也但祭為存親除喪為天道之變庾氏賀氏並云祭為存親幽隱難知除喪事顯其理易識恐人疑祭之為除喪而祭故記者特明之云祭不為除喪也然祭雖不為除喪除喪與祭同時總而言之練祭祥祭亦名除喪也故下文云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也又云除成喪者朝服縞冠是練祥之祭總名除喪三年而后葬者此謂身有事故不得及時而葬故三年而後始葬必再祭者謂練祥祭也既三年未葬尸柩尚存雖當練祥之月不可除親服故三年葬後必為此練祥其祭之間不同時者練之與祥本是别年别月今雖三年之後不可同一時而祭當前月練後月祥故云不同時於練祥之時而除喪謂練時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帶祥時除喪大功者此明為人主喪法也大功從父兄弟也主人之喪者謂死者無近親而從

父昆弟為之主喪故云主人喪也有三年者謂死者有妻若子妻不可為主而子猶幼少未能為主故大功者主之為之練祥再祭朋友虞祔而已者朋友疏於大功不能為練祥但為之虞祔而已然則大功尚為練祥則虞祔亦為之可知注正義曰案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公羊傳云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是也知再祭練祥者下云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再祭非虞祔又雜記云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故知再祭謂練祥也云既祔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而祭者如鄭此言則虞祔依常禮也必知虞祔依常禮者以經云必再祭恐不為練祥故特云必再祭明虞祔依常禮可知云已祥則除不禫者以經直云必再祭故知不禫禫者本為思念情深不忍頓除故有禫也今既三年始葬哀情已極故不禫也親重者為之遠祭親輕者為之近祭故大功為之祥及練小功緦麻為之練朋友但為之虞祔也皇氏

云死者有三年之親大功主者為之練祥若死者有期親則大功主者為之至練若死者但有大功則大功主者至期小功緦麻至祔若又無期則各依服月數而止故雜記云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謂無三年及期者也云不別貴賤者大夫貴妾雖無子猶服之故喪服云大夫為貴妾緦是別貴賤也士妾賤士妾無子則不服不殊別妾之貴賤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注謂子生於外者也父以他故居異邦而生已已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為之服已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當其時則服稅

讀如無禮則稅之稅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音義稅喪皇他活反徐他外反注及下同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注臣之恩輕也謂卿大夫出聘問以他故久留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注謂正親在齊衰大功者親緦小功不稅矣曾子問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此句補脫誤在是宜承父稅喪已則否音義補脫音奪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注謂君出朝覲不時反而不知喪者近臣閽寺之屬也其餘羣

介行人宰史也音義朝直遥反闇音昏界音介君雖未知喪臣服已

注從服者所從雖在外自若服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税服之禮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者鄭意云謂父先本國有此諸親後或隨宦出遊居於他國更取而生此子此子生則不及歸與本國祖父以下諸親相識故云不及謂不及歸見也而父税喪已則否者若此謂親死道路既遠喪年限已竟而始方聞父則税之税之謂追服也父雖追服而此子否故云已則否也所以否者鄭言不貴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若時年未竟則税服其全服然已在他國後生得本國有弟者謂假令父後又適他國更取所生之子則為已弟故有弟也王云以為計已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税若此親未亡之前而已生則税之也又謂昆弟為諸父之昆弟也劉知蔡謨等解正義與王同而以弟為衍字庾氏以為已謂死者為昆則謂已為

弟已不能稅昆則昆亦不能稅已昆弟尚不能相稅則餘從者不稅可知也此等並非鄭義今所不取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此句廣釋檀弓中曾子所說也曾子所云小功不稅是正小功耳若本大功以上降而若總小功者則為稅之本情重故也為君至服已者此一節明臣為君親稅之與否今各依文解之為君之父母者此謂臣出聘不在而君諸親喪而臣後方聞其喪時若君未除則從為服之若君已除則臣不稅之所以然者恩輕故也近臣君服斯服矣者鄭明臣獨行不稅此明賤臣從君出朝覲在外或遇險阻不時反國此反而君有親喪君自稅之而臣之卑近者則從君服之非稅義也其餘為臣之貴者羣介行人宰史之屬若君親服限未除而君既服之則臣下亦從而服之也若限已竟而君稅之此臣不從君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者此謂君出而臣不隨君而君之親於本國內喪君雖未知而在國之臣即服之也嫌從君之未服臣不先服故明得

先服也注正義曰知當其時則服者以稅是不相當之
言若服未除則猶是服內服故知則服謂服其全服案
禮論云存服其喪服者庾氏以為非也云稅讀如無禮
則稅之稅者案左傳僖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過周北門
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
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今讀從之也云稅喪者
喪與服不相當之言者稅是輕稅稅或前後不與正時相
當故云稅也此句補脫誤在是宜承父稅喪已則否者
鄭玄此云一則為此句宜連親屬之下不應孤在君服
中央也無則若此諸父昆弟在下殤死者則父亦稅之
故知宜承父稅喪已則否之下也自若服也者若
如也謂自如尋常依限著服也凡從服者悉然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二考證

喪服小記免而以布疏至尸出堂子拜賓事之時猶與爲父不異○臣名南按子拜賓事之時當作子拜賓竟之時事字誤也以下文推之可見

男子免而婦人髽疏喪服既不論男子之括免則不容說女子之未成義也○臣名南按當作未成服也各本俱誤又按疏論髽字意義委曲詳盡約其大意則後文所云二髽一是斬衰麻髽二是齊衰布髽皆名

露紒三句足以括之

又疏在二日不斂之前○不斂當作小斂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疏○陳澔曰竹杖圓以象天削杖方以象地父母之别也　臣名南按疏文牽强陳氏説似較直截然後文又曰母爲長子削杖則似二杖所以分别重輕在乎自然與微加斲削耳且削杖亦未嘗不圓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祭天則以祖配

之○趙匡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臣名南按禘與祭天無涉而鄭以配天解之非也祖所自出之帝即始祖之父若商周之於帝嚳非感生帝也禘之名義至趙伯循而始明與大傳及此文相合故程朱俱用其說

而立四廟○ 臣名南按此文即韋元成所據以為天子五廟之證而康成祖述其說者也但此文似有錯簡

以禮不王不禘句尚脫在後可知

庶子王亦如之疏則郊曰立祀五廟○郊曰當作郊天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程子曰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各為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注疏繼祖者至曾孫五世○曾孫舊本訛曾祖今改

正

禮不王不禘疏此經上下皆論服制記者亂録不禘之

事厕在其間無義例也以承上文禘其祖之所自出

云云○臣召南按疏疑為錯簡是也但此文與大傳

同則王氏謂此句當在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句上

說尤有理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注疏○按此自為一節注下疏舊

本誤脫在後文下今移正

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疏值兄弟之小祥則隨兄

弟喪三年之受○按受字當作服

禮記注疏卷三十二考證